



# 夜光杯

火，还曾化身炎帝即神农氏，亲尝百草，教民种植庄稼，采药疗疾，抚养老，安康了华夏民族。人们把火请进家里，野火变成灶火，火神成了和蔼的灶君。火神又化身祝融，镇守南方大山川泽，用竹节投入烈火之中，发出噼噼啪啪的震耳声响，驱赶山魈恶鬼，祛除瘟疫，是爆竹的发明者。

那天我还听说，很多参加高考的学子，考前会来参拜火神，并且在院内树上打下无数随风飘拂的红绸结，如万花红艳。原来明清时期，各地举子进京赶考，因此地景色佳美：柳花漫地，鸡犬相闻。石桥明处，鹤窥烹石处——都爱在此盘桓。又因火神威光赫赫事业兴旺，纷纷前去进香。时代进步，而今进香演变成打心结。

何其丰厚的历史文化。愿我们的雷神火神助“抗疫”必胜！

## 随感

千里生

一句话可以衍生出一篇文章，如果是啰嗦出来的，我情愿只写一句话。一个人可以衍生出一群朋友，如果是酒肉出来的，我情愿只是一个人。

能，多大功，光明照天下。帝昴命名他为祝融（祝，司掌，融，火、大明）。后来共工氏作乱，帝昴令重黎征讨而未能灭之，帝昴诛重黎，以重黎的弟弟吴回继续担任火正和祝融之职。原来古代的火神还要率军作战，攻伐打仗，果然了得。

南岳衡山的最高峰名祝融峰，传说火神祝融镇守于此并逝于此。这就难怪唐代韩愈从广东阳山遇赦北归，经衡山，望祝融峰，作诗《谒衡岳庙遂岳寺题门楼》。全篇“驱驾气势，若掀雷挟电掣于天地之间，物状奇怪，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。（司空图）”。韩愈下马，环顾群山：“紫盖连连接天柱，石廩腾挪堆祝融。”他敬仰、肃然、疾步，目不旁视：“森然魄动下马拜，松柏一径趋灵宫。”但见“粉墙丹柱动光彩，鬼物图画填青红。”对火神的畏惧和尊敬，使韩愈极其谦恭：“升阶似倦荐脯酒，欲以菲薄明其衷。”可见火神在古人心目中的威严。

去年秋天，我到北京旅游，在著名的风景区什刹海附近，拜谒了闻名遐迩的北京火神庙。火神庙西临浩瀚秋水渊泓，湖底汉白玉雕栏玉砌，古庙金碧琉璃照映涟漪。绿瓦红墙雕梁画栋，掩映于波光叠翠之中。它是北京市区内最为古老的建筑，始建于唐贞观六年，有“先有火神庙，后有北京城”之说。

进院参观，大长神话知识。据传，火神不仅仅掌

## 火神

赵韩德

仅仅分别用十来天时间，就在武汉建成两座规模很大的救治医院，名称亮眼：火神山；雷神山。其实该处并无高山，是建设者给予的命名，以示对疫情作露雳神火般的销杀。

网上流传曰：古代，瘟疫常始于大雪，发于冬至，生于小寒，长于大寒，盛于立春，弱于雨水，衰于惊蛰。若如此，那就是惊蛰的春雷击溃了瘟病。《周易·豫卦第十六·象曰》：“雷出地奋，豫。”惊雷在地上轰鸣，大地震动；天地万物掀起欢乐。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。或许今日不同旧时，但起码，人们祈盼安靖的心愿是一样的。

火比雷更旺更烈，更贴近人世。火神威猛，龚自珍云：“吴回（火神名）一怒知天意。”古代有专门管火的官吏，远古有火正；西汉在大鸿胪下有别火令；唐诗名句“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”。这是温暖柔和的火。火更有刚猛的一面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：尧的父亲帝昴，号高辛，有大臣重黎，位居火正，有才

福。如果是洗澡，那叫“沐浴”，头和身子都进去。

细究下去，有很多东西是不明的，而我们平时的教学就是这样混沌沌下去了。这一个漫长的寒假，宅在家里，我翻来覆去弄那几篇课文，把以前没空闲读的书认真地认真读一遍，把那些发黄的资料翻了一遍又一遍，越发觉得自己不但是个明师，甚至是个“糊”师了。从前把一个简单的结论就这样教给学生，那是多么无知啊！孔子为什么“吾与点也”？是曾皙那番话体现了孔子礼乐治国的思想？我修改说，曾皙的话体现的是孔子晚年的思想，“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”，想隐。可我的学生说不对，孔子还是那个孔子，没有变，曾皙描绘的图景是他心中理想的图景，只不过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了。必有我师焉，我的学生倒是“明”了！

明师尚且不易，遑论名师。最近又把国家培训名师的讲座听了一遍，其中一位把鲁迅《孤独者》的主人公魏连受读成了“魏连夷”。鲁迅给小说主人公取名是有深意的：受音 shū，他是个“书”生，但连连失败，最后彻底地“输”了，躺在棺材里，还很高傲地穿了一身军衣。“爻”是一件兵器，后来演变为十八般兵器中的“棍”。我们的名师又岂可十八般武器只精通了十七般或更少就堂堂上阵？

复退而思之，“名”师尚有不“明”之处，何况我们这些凡师呢？为人师可不慎乎。

曾哲说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那个“让”，我们书上的注释是“谦让”。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，他要对谁谦让呢？像再有“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”，就是懂得谦让了？但孔子也没赞冉有啊，“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”我认为“让”

## “明师”不易

李新

不是谦让，是退让，是针对子路的“勇”来说的。孔子很喜欢子路，除了他的脾气——好勇。这个脾气一辈子不改，最后闯了大祸，被人家刺成了肉酱。老人家多伤心啊，从此不再吃肉，身体垮了下去，不久逝去。这样想想，老人家那个“哂”，是多么意味深长啊！“退之”对于路来说，是最好的良药。

还有曾哲说的“浴沂”，我们一般翻译成“在沂水中洗澡”，但想一想，这合乎常理吗？朋友，这不是夏天，是暮春吧，暮春是农历三月份，也就是阳历四月份；而且这不是海南岛，是北方的曲阜；加之古代要比现在冷得多，怎能要求子弟们都去洗冷水澡？查朱熹《四书集注》才知，“浴，盥濯也，今上已被除是也。沂，水名，在鲁城南，地志以为有温泉焉，理或然也。”“浴”是上已被除的仪式：春天来了，蘸沂水洗洗身子，以禳灾祈



边看边聊

疫情期间，“名师”满天飞：每天打开微信，都是名师在免费提供教学资源。对于学生来说，平时享受不到这样的宝贵资源，或者要享受必须花高价，现在不花一分钱，就能“看尽长安无限花”，反而有点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了。而我只想做个“明师”，明明白白的老师，这一点，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。

平时教书，匆匆忙忙，很多东西未经认真考虑过。那些经典课文，教了几十年，一上课，仿佛不经大脑就能脱口而出。自以为弄明白了，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明白。记得刚来上海，教研组长让我命了一套高二的题目，看完说，“待坐”篇是高三的课文，那么难的文章，你考高二的学生？建议换掉。我坚决不同意，跟他吵了一架。“待坐”有什么难的，不就是孔子“吾与点也”，体现他的礼乐治国的思想吗？现在回想起来真后悔，当时的自己真是幼稚，“待坐”，我真的弄明白了吗？

至今这篇我教了不下十几遍，每教一遍，都似乎弄懂了点新东西。比如孔子对于路的“哂”字，书上现在的注释是“微笑”，我当年出的那份试卷的答案是“讥笑”。细想一想，孔子何有讥笑子路的意思？子路说得不对吗？“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他把老百姓教导得既勇敢，又懂得行事的礼仪原则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后面孔子对

前不久，见到一个“失物招领箱”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该失物招领箱设在商场门口右侧，安装了一只只有二十余个格子的物品柜，钢化玻璃的材质既透明又安全，旁边还张贴着失物招领的流程和失物的程序。这令我走进了记忆深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前，不少公共场所，诸如影院、剧场、医院、商场、车站、码头、学校的门口都设有失物招领箱。记得中山公园出口处就有一个，是一只橱窗似的箱子，招领的失物有钥匙、手套、手帕、帽子、红领巾、玩具、公园门票卡等，时常可以看到有人捡到东西来交公，也有人领到了失物，眼睛里掩饰不住失而复得的喜悦。

我与弄堂小伙伴在中山公园大草坪上玩翻跟头时，捡到一副半新旧、十指露头的绒线手套，我觉得拿回去可以给母亲戴，便悄悄塞进了裤袋带回了家。下班回家的母亲正在淘米，见我拿出一副手套给她，戴上了也蛮合适，母亲有点欣喜，便随口问我是谁送的。我说在中山公园捡到的，话音刚落，母亲已脱下了手套，脸色也阴沉了下来。她把手套往我手里一塞，厉声让我去公园交到失物招领处。我说捡来的又不是偷来的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母亲给了我一记响亮的“头塔”，“去，马上交掉”。我怕招来第二记“头塔”，一路小跑来到失物招领处，把手套交给了纠察。这一记“头塔”，让我长了不少记性。

又有一次，我在学校图书馆借书时捡到了一只票夹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五张伟人的肖像卡片，还有

## 失物招领箱忆往

陈建兴

年历片、剧照歌片和两张崭新的角钞票和一些零碎的粮票。我二话不说，直奔校门口的失物招领箱，交给了老师。没想到老师居然把这事告诉了我的班主任老师，还记到了班上的好人好事簿里。从此，我

捡到的像章、红领巾、连环画等都交到失物招领箱里去了。失物箱里的东西也是丰富多彩的，没有个人信息的物件上都写上了拾拾的时间，圆规、三角尺、量角器、铅笔盒、乒乓球、三毛球、毽子等等。失物箱挂在校门口几乎每个同学都要经过的地方，人人都可看见，谁发现遗失的东西都可以去认领。学期结束，班主任会在学生手册中的“思想道德评语”中，对学生所做的好人好事情况写上一笔，家长们露出这样的评语，脸上会露出赞许的目光。

父亲天天乘 13 路电车上上班，买了一张月票卡。某日，回家后却发现月票卡不见了，急得额头直冒冷汗。他叫我沿着他回家的路去找一找，我便沿着秀水路、长宁支路一直寻到曹家渡 13 路电车的终点站，低着头来来回回



## 居延海之晨

摄影 陈志勇

找不到。正当我失望之际，售票员问我找什么，我说：“爸爸的月票卡。”他顺手一指，让我去失物箱看看。啊，透过玻璃，那张熟悉的照片映入我的眼帘，父亲的月票卡被人用图钉钉在了失物箱中的木板上了！我欢呼起来，连忙奔回家把喜讯告诉了父亲，父亲二话不说，拿着工作证就奔出去了。

失物招领箱，一个微小的窗口，却为失主与拾物者提供了便捷的渠道。遗憾的是它现在渐渐淡出了公共场所。拾金不昧见证着一个城市的良心，愿更多的失物招领箱回归公众视野，让更多的失物找到回家的路。

新茶上市了。品茗听曲，触景生情，十分怀念皖南山区那不起眼的小山村。

当年，我就读的安徽泾县中学每个学期都要安排学生学农。我们班被分配在县城西南四十公里的茂林镇濂坑村。全班同学从县城乘坐两辆卡车出发，两个小时车程颠簸，终于到达了濂坑。这个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景色秀丽，幽谷深邃，峻峻瑰丽，左右曲涧流泉，环绕田畴。全村一共只有二十户人家。

第二天一早，班长给每人发了一个竹箩筐，比菜篮子大许多，筐口特别小，还有两根背带。背着箩筐，我们就三五成群结伴上山了。学农项目是采摘茶叶。以前只喝过茶叶，根本没有接触过茶树，这活对我们城市来的同学特别好奇和新鲜。但采茶叶看起来简单轻松，其实不然，一整天待在山上，日晒雨淋，腰酸背痛，时间一久，茶叶茎枝把手指磨出了裂口，疼痛难忍。到了第三天，我们几个城市来的同学已经累得不行了。晚上，老师召开班委会，会上我

被点了名，三天的采摘战绩我是倒数第一，一共只采了 6 斤。尽管很丢人，但是我已经尽力了。

班主任老师照顾我是城市来的，叫我以后不用上山采茶叶了，专门调我去炒茶叶。这是一个技术活，我的师傅是当地一位六十多岁的茶农，姓左，我就跟着打下手。炒茶叶要等到傍晚同学下山后交了茶叶

## 当年山村学农

陈建国

才可做。白天我无事可做，一个人就四处闲逛。在和老乡亲们闲聊中我才知道，我所在的村庄，居然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地。第二天，我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，来到了著名的“蜜蜂洞”。“蜜蜂洞”坐落在赤坑山的半山腰上，四处悬崖峭壁，山高林密。在山脚上远远望去看不到山洞，而在山洞里外面的世界一览无余。1941 年新四军副军长项英、参谋长周子昆在皖南事变突围中，被

叛徒杀害在此山洞里。

晚上回到小村庄我继续跟着左师傅学炒茶叶。左师傅如数家珍地告诉我，由于制作工艺还比较落后，我们这里的茶叶和西湖龙井、黄山毛峰不能相比，但自然条件十分优越，茶树得云雾之滋润，无寒暑之侵袭，蕴成良好的品质，当地出品的“茂林龙芽”、“茂林一枝春”绿茶，分别荣获杭州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和中国国际名茶、茶制品、茶文化展览会名茶推荐产品等称号。

炒茶也不是轻松的活，刚开始手被烫了几回，慢慢掌握了炒茶要领，不到十天工夫，我已熟练掌握了炒茶技术。看到一锅一锅被炒好清香四溢的成品茶叶，我满怀欣喜。

“溪水清清溪水长，溪水两岸好啊好风光……”一个月的学农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分别的那天晚上，全班举行篝火晚会。用当地的山泉和自己采来的茶叶泡一壶茶，细细品尝，感觉特别清香甘醇。篝火旁，同学们载歌载舞，一曲浓厚的江南味的《采茶舞曲》在夜空中回荡……

叮嘱女儿，留我在武汉多住两天。那夜回武昌，老左的儿子一家请我去吃“土灶”。大堂里摆满了大桌子，每个大桌上都有一火灶，灶里干柴熊熊燃着，发出“劈劈啪啦”的炸裂声。灶上大锅里放入各种荤素菜肴，这吃法有点像东北的乱炖，但那种气场令人叹为观止。

户部巷位于武昌区最繁华的司门口，东靠解放路，是一条长 150 米的百年老巷，被誉为“汉味小吃第一巷”。冬日的早晨还是有点冷，可鳞次栉比的商铺内外早已人声鼎沸，夺人

眼球的早点琳琅满目，这一家飘香烤猪蹄、烤鱿鱼、烤螺肉的味道；那一家金黄的三鲜豆皮诱人馋涎欲滴；最奇葩的是炸出的香蕉竟然可以蘸酱料吃。

## 芳草萋萋黄鹤归

薛龙彪

左莉带我去到“徐嫂糊汤粉”店前，买了一碗糊汤粉，另买了一根油条。她要了个空碗，笑着将食物一分为二，并对我说：“这是用野生鲫鱼熬了一通宵，鱼骨髓和鱼肉全部化到汤

里去了，武汉小吃太多，只能尝个味道！”我尝了一口，这鱼汤味又鲜又浓还有一股胡椒香，那半根油条蘸着汤吃，真的是别有风味。

走一路吃一路，也不知吃了多少东西，左莉带我离开了户部巷，驱车来到了粮道街。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前排着长长的队。排队的人告诉我，这里是武汉独一家油饼烧卖。那发货的大嫂，将炸得金黄的油饼中间破开，从蒸笼里捡起 4 个烧卖利落地塞进油饼里，然后递给我。轻轻咬一口，那个烫啊，直烫到心里，肉

## 七夕会

鲜饼香 全交融

在一起，这美味，用一句上海人话说，打耳光也不肯放！

当我登上仰慕已久的黄鹤楼顶层，远眺那势不可挡的长江水倾泻而去，心生感慨。仅仅一年，这座大城不幸被疫情所困。焦虑的我每天都看新闻看报纸，但不敢贸然去问候武汉的邻居一家，唯从老左上海的小女儿那里一次次打听他们全家的消息。而今，好消息不断从武汉传来，疫情终将会消去，芳草萋萋的鹦鹉洲，一定会迎来翩翩起舞的黄鹤。

## 美食

小吃，老左的太太一再